

毕淑敏.丁立梅.周海亮.姜钦峰等

100多位当代实力派作家倾情奉献一生不可不读的……

贤才文化
www.xiancai.com

震撼超低价 19.80 元

SHOCK Your HEART 成长·爱之永恒

2

岁月如数悲喜更迭
是谁在你心底铭刻上一抹印记
我们虔诚地带着一颗柔软的心
寻找那动人的温暖
让深藏于生活中的故事尘埃
在光束中继续跳舞



湖南文艺出版社



成长·爱之永恒

SHOCK YOUR HEART 第2辑

我们虔诚地带着一颗柔软的心

寻找那动人的温暖

让深藏于生活中的故事尘埃

在光束中继续跳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长·爱之永恒.2/贤才文化选编.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5404-4149-4

I.成… II.贤… III.散文-作品集-世界 IV.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83246号

成长·爱之永恒(2)

选编:贤才文化

责任编辑:陈新文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发行部电话:0731-5983020

邮购部电话:0731-598301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

2008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16

字数:241,000

ISBN 978-7-5404-4149-4

定价:19.8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序

泰戈尔曾说：“年轻的时候，我的生命犹如一朵鲜花——当和煦的春风到她的门前乞讨，她便从那富丽繁华中摇落一两片花瓣，丝毫也不觉得有任何损失。如今青春已逝，我的生命犹如一枚坚果，已无物可施，只等待着把自己彻底奉献，连同那甜蜜的重负。”我们还在成长，世界已如同洪水涌进生命，我感到所有的星星在灵魂的夜幕中闪耀，美丽的花儿在身体里正徐徐绽开。而成长的躁动正如一缕薰香在我心中冉冉升起，如果生命还要来一次孤单的旅行，那么，我只愿带上一个简单的行囊，装着一本契合心灵的小书，让它深掘内心的梦想，安抚那永无静止的生命拍打羽翼时的躁动和拥挤时光的轰鸣。

“人的一生也许不会成功，但一定在成长。”然而有些成长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有些路并不是我们想走的，我们如此脆弱地承受着生活的洗礼，有些人因此而更加坚毅，有些人却在苦海里挣扎沉沦。我们不想辜负了父母含辛茹苦的教诲，不想误解了课堂上老师谈笑风生的意义，更不想过早地意识到沧海一粟的渺茫与世俗的迷惘，所以当我们手足无措的时候，只能高声呐喊：“让书籍那喷涌的泉水洗净我生命中污浊的浮华！”

古语有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我们要是书给了你成长的智慧，面对困难的勇气，面对生活的那点坦然与豁达。无怪乎这么多年来人们再累也要读书，工作再忙也要读书，收入再少也要买书，住处再挤也要藏书，交情再浅也要送书。无论是平民匹夫还是商界巨子，人们无一例外地从书中汲取着生存的养料，开启了别样人生，接受来自心灵深处高贵的洗礼，然后走上了各自的朝圣路。是啊，书籍，饥之以当食、寒之以当裘、忧患以当安乐、孤寂以当金石琴瑟。成长可以舍弃白昼，但却不能缺少这盏明灯！

书外只有一个人人生，书里却有无数个成长的轨迹；书外只有一个世界，如我们肉眼所见，而书里却有无数个天堂，只有心可以领悟。它教给你知

识，告诉你如何去爱，也告诉你如何成长，教会你如何感恩，它惟一没有给你的是人世间的罪恶种种，误入歧途的是非与狰狞。它砸碎贝壳，和你一起寻找那被囚禁在黑暗中哑然无语的珍珠；它唱响歌曲，在你灵魂的岩洞里震颤腐朽的黑暗。

不能容忍十五岁少年点火自焚的事实，无法面对十六岁少女纵身跃下高楼的悲惨，也不愿目睹“同室操戈”的凄凉，青春是稚嫩的任性！然而面对那洒落于尘埃中的殉难者和母亲的眼泪，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人类的成长造一个精神的殿堂，指引成长中的他们在书海里做一个徐徐绽放的花蕾？

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对青少年空白的阅读世界，我们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组织了陈建功、谭谈、毕淑敏、韩少功、高洪波、陈世旭、王跃文等众多知名作家，教育学、心理学专家编选了一系列精品章目，汇成“成长”系列青春励志丛书，希望此书能洗净读者心中的浮华、躁动和虚假，启悟人生妙谛，培养广大青少年的人文品质和完美人格。此丛书共有数册，包括美文精粹、青春励志、纯情校园、感恩的心、心灵之约等，以后陆续出版，每一册书都是根据广大青少年朋友的阅读兴趣，审美口味精心选编，希望在愉悦的阅读享受中，有更多的人学会爱，学会理解，学会豁达，健康成长，最终以一颗感恩的心回报家人和社会！

成长的路上，你我有约，让我们一起等待青春破茧成蝶！

湖南文艺出版社



目 录 Contents

麦祺的礼物

- 人生若只初相见 林清玄 /2
情书 佚名 /4
八重樱下 马凌 /8
落基山的雪 佚名 /11
深深的爱 [美]埃德温·帕尔默 /13
当玫瑰开花的时候 佩·普拉多 /15
系在一根头发上的爱 贺晓萍 /17
爱在空气稀薄处 彭彭 /19
本周太太不在家 琼·弗兰茨 /22

爱之轮回

- 父爱,一首我没有读懂的诗 佚名 /27
你的爱,对我一直很重要 梦洁 /31
最后的玫瑰 黄茜 /35
爱的方式 云娘 /37
爱着的年华给了谁 一飞 /39
开在岁月伤口上的康乃馨 萧音 /43



被天空承载的幸福云朵	枯花不笑 /46
羞愧	迪克·格茨格利 /50
非法继母	谢寥沙夫 /53
痴心石	三毛 /56
天赐芳邻	玛·韦斯特 /58

此情可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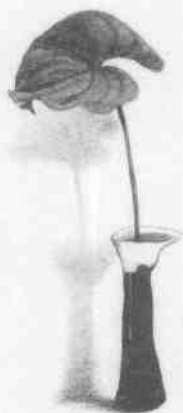
一转身已万水千山	细腰 /62
十年杯	佚名 /66
胖胖的悟空也有爱情	南雪 /71
听河马说他浅绛色的忧伤	榛生 /76
谁说真爱不在下一个路口	陈麒凌 /80
破釜沉舟的爱情	罗西 /83

心底开出的花

闪光的一课	马文·沃尔夫 /87
不速之客	[美]凯洛丽·约卡克 /90
大雁的爱情	夏阳 /94
生命纸箱	李迎春 /97
一串水晶项链	吕新建 /99
怀念红狐	刘志成 /102
三分钱的朵拉	贝特·克拉姆帕斯 /105
郁金香	[墨西哥]德佩雷拉 /108
第13个房客	海宁 /113

紫陌红尘

一眨眼少年时光就过去了	凌素问 /118
-------------------	----------



蓝蝴蝶	姬小苔 /121
爱的故事	阿盛 /124
守候美丽	敏江 /译/128
父母亲的罗曼史	周芬玲 /131
明天我结婚	邓刚 /135
用一生等一个约定	佚名 /140
盐的欺骗在咖啡里舞蹈	佚名 /143
一树一树桃花开	刘大人 /145
苍耳心	叶倾城 /147
我是你的木棉树	雪小禅 /151

生之欢歌

窗前的青春	席慕容 /154
槭树下的家	张晓风 /157
美丽的茧	简媜 /160
爱的心语	苗旭宏 /163
常常爱情	毕淑敏 /165
你是我的辞典	露丝·辛德拉斯基 /167
淡淡一点的	赵丹健 /170
伏天的罪孽	[美]L·海沃德 /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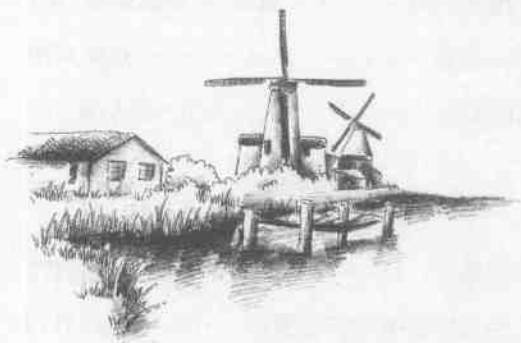
九月未央

那年故事	花花木头 /175
我用空间物理的固执爱着你	优游 /179
樱桃只有18天保质期	钱璐 /184
苹果女生的似锦流年	玻璃 /188

寂寞的沧海桑田	榛榛 /192
遗失的美好	小小杨 /195
丢了玻璃鞋的灰姑娘	木木鱼 /198
暗恋这样改变我们的年少时光	安宁 /201
陌陌	石延安 /204

守望的天使

贫穷不孤单	海宁 /213
幸福的人与香烟无关	佚名 /218
麦草莲	红狐 /221
永不遗失的美好	饶雪漫 /225
母女	佚名 /231
站在需要你的人的身边	佚名 /234
她永远在她的身旁 [美]弗里茨·冯·魏特克 /237	
没有一种陪伴如此温暖.....	佚名 /239
谁在谁的青春里受伤	夕颜 /243
我们的纪念册	牛牛 /246



Chapter 01

麦琪的礼物

如果遇见爱而无力珍惜

也要心存感激

生命因你透出的逼人芬芳

我永不忘记





猜得着故事开头，却往往料不到最后结局。我们躲不开，尘世后那只翻云覆雨手。

人生若只如初相见

◇林清玄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西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鹧鸪语罢清宵半，夜雨霖铃终不怨。何故薄幸锦衣儿，比翼连枝当日愿。

有太多人喜欢这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

可见我们遗憾深重。命运像最名贵的丝绢，怎样的巧夺天工，拿到手上看，总透出丝丝缕缕的光，那些错落，是与生俱行的原罪。

小时候听故事，喜欢听故事遥遥的开头。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某一个地方，有某个人，在某一天，他怎么样……一切在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更美好。

初见，在杭州的西湖。一个叫白素贞的蛇妖看上了一个叫许仙的弱冠少年。淡烟急雨中，接伞同船，凝眸深处，是心波微漾，我对你的情是小荷露了尖尖角。

初见，在清净的书院。一个叫祝英台的女子轻轻坐在一个叫梁山伯的书生身边，她叫他：“梁兄。”三载同窗，一朝诀别，楼台相会，你终省得，我就是许你的九妹，可是，此刻知晓，花期已误，我们之间是否太迟？

初见，在大汉的未央宫。她身姿曼妙，体无瑕疵，更胜她姐姐飞燕三分，合德，她美得让人脱口而出“红颜祸水”。刘骢，他是命中的魔星。有了飞燕和合德，你是否还会记得，当日从黄金辇上伸出手来，柔情似水，邀我同车的情形。



初见。是在骊山的行宫。一次皇家接见，稚气明朗的玉环给皇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无法抑制的爱恋，促使他设法接纳了自己的儿媳。

初见。是在嘈杂的饭局，天真尚存幻想，兼被初遇的光彩迷惑了双眼，看不见世事的峥嵘。投向你，如从断崖上纵身声扑入大海。如此义无反顾。我也知道情深不寿，天妒红颜。可还是心存侥幸，希望和你是例外。

可是后来的故事总是那么凄惨：许仙背叛了白娘子，使她心如死灰，永镇雷峰塔；祝英台成了马家妇，梁山伯呕血而亡，最后的相守也不过是化成彩蝶一双，算不得成全；曾经的宠冠三宫，被人赞许的贤妃班婕妤在长信宫中银牙咬碎，泪水滴破脸颊也改变不了秋扇见捐的命运，玄宗回马杨妃死，马嵬坡上三郎终是背弃了玉环，生死诀别。

盛衰开谢，悲欢离合是轮回之道。你共我，怎么躲得过？

如若，人生只如初见，愿宝黛初会就各自转身，两两相忘，省却那滴不尽的相思血泪抛红豆。如若，如若，人生若只如初见，诸葛亮隆中相见，清茶奉君，转身就该掩了柴扉，关门高睡，不要六出祁山，光复汉室。梁山好汉只管跟着晁盖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生辰纲这样的不义之财来多少劫多少，不要跟着宋江混什么狗屁功名，图什么正途出身，搞到寥儿洼招魂幡动，依稀鬼哭。万世豪情一朝消散。

爱情用来遗忘，感情用来摧残，忠诚用来背叛，在时之洪流中起落，人心常常经不起世事熬煮。一切都存在变数。猜得着故事开头，却往往料不到最后结局。我们躲不开，尘世后那只翻云覆雨手。



可易碎却又坚强的爱情啊，凋零在尘世，
却长长久久地停留在了我们心中。

情 书

◇佚 名

对斯蒂菲娜·鲁斯姑婆，我总怀着一点敬畏之情。说真的，我们孩子们对她显然都害怕得要命。她不和家里人一块过活，偏要离开有着6个孩子生于斯、舒适而有些嘈杂的家，独自栖息在她那所小屋里，这就加重了我们对她敬而畏之的心理。

我们孩子常常轮番从我们住的大屋子里，捎带些母亲为她做的可口而分量不多的食品，到她和一名黑人女仆一同过日子的那所小屋里去。老阿姨桑娜，总是为每个上门的怯生生的小使者打开大门，把他或她引进幽暗的会客室。那里的百叶窗常年关闭着，以防热气流和苍蝇闯进去。我们总是在那儿哆哆嗦嗦但又不是完全不高兴地等着斯蒂菲娜姑婆出来。

一个像她那样身材细小的女人，能赢得我们如此尊敬，可不容易哩。她老穿着黑色的衣服，和会客室里阴暗的背景融成一片，把她的身材衬托得更小。可是她一踏进门，我们总感觉到她还带来了一种说不清楚的、充满活力、刚强不屈的气氛，虽则她的步子很慢，声调甜蜜而柔和。

她从不拥抱我们，但总同我们打招呼，把我们热乎乎的小手握在她那双略凉而秀丽的手里，手背上露出一些青筋，就像手上白嫩的皮肤细薄得遮不住它们似的。

桑娜阿姨每次都要端出几碟子黏糊糊的南非糖果和一钵子葡萄或桃子给我们吃。斯蒂菲娜姑婆这时总是郑重其事地谈些农场里的事，

偶尔也谈一些外边世界上的事情。

我们吃完糖果或水果后，她总要把我们送到屋前的门廊上，叮嘱我们多谢母亲给她送来食品，要我们对母亲和父亲转致一些稀奇古怪的老式祝愿，然后就反身入内，随手关上门，使那儿再度成为一个神秘的世界。

二

使我颇感诧异的是，我长大后却发现自己从心眼里喜欢起我那位孤零零的老姑婆来了。至今我还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奇异的动力，使我在还没有透露给别人之前，就把乔治领去看看姑婆，告诉她我们已经订婚的消息。我没有料到她听了这消息以后，却十分高兴。

“是英国人啊！”她惊讶地大声说着。“这好极了。你呐，”她转身面对着乔治，“你要在南非安家吗？你目前不打算回英国吧？”

当她听说乔治已在我们农场附近购置了一片农场而且打算定居南非时，好像松了一口气，她变得兴奋起来，和乔治攀谈起来了。

以后我就常常溜到那所玉米田边的小屋里去。有一次，当斯蒂菲娜姑婆听说我们决定再过两年才结婚时，显出一些失望的神色，但一听说我的双亲全都乐意这门亲事时，她显然又宽心起来了。

但她对我的婚姻大事还是经常记挂着。她常常问一些怪问题，几乎像担心我的婚事可能告吹的样子。当我提到乔治打算在婚前匆匆回英国一转时，想不到她陡然激动起来。她全身哆嗦着，嚷道：“他不能回去！艾娜！你不能放他走，你得答应我不放他走！”我尽力安慰她，但她还是显得委顿惨淡。我只得劝她回房间里去歇歇，同时答应她第二天再去看她。

第二天我去看她时，她正坐在屋前的门廊上，显出一种抑郁而孤寂的神情。我突然前所未有地想到：以前怎会没有人把她娶去，照料和爱抚她呢？记得母亲曾说过，斯蒂菲娜姑婆以前曾是一个惹人怜爱的小姑娘。尽管除了她那褐色的双眸还可能保留一点昔日的风韵之外，美貌已荡然无存，但她看上去还是小巧玲珑、惹人怜爱，能引起任何男人爱护之心的。

我走到她跟前，她拍着身边的椅子淡淡一笑。“坐下吧，亲爱的。”她说，“我有话要告诉你哩。”

她欲言又止，好像不知道开头似的。接着她似乎振作起来。她说：“我听你说乔治要回英国去，又不带你走，心里十分不安。我这份心情，你是准定不理解的。我是一个老婆子了，也许还怀着一颗老人们的痴心吧。不过，我想把自己的爱情故事说给你听听，这样你就能明白在你俩结婚前，让你的未婚夫离开你，是否是一个不明智之举。

三

“我初次遇见理查德·韦斯顿时，还是一个年轻姑娘。他是一个英国人，寄居在我家附近4.5英里外一个农场上的范·伦斯堡家里。他身体不好，肺软弱。医生叫他来南非，让干燥的气候治好他的病。他教伦斯堡的孩子们念书，他们全比我小，虽则我们常常在一起游玩。理查德是以教书为乐，并不是为了挣钱。

“我和理查德一见钟情，虽则直到我18岁生日那天，我们才互道爱慕之情。那天晚上的舞会上，我们的亲友们全来了。我们在仓房里铺上一条陈旧宽大的地毯，跳起舞来。理查德是和伦斯堡一家同来的。我和他鼓起胆量频频起舞，可事实上也没多少次，因为我的父亲很讨厌‘外国人’。有过这么回事，他曾抱怨伦斯堡先生不该让理查德寄住在他家里，跟他吵闹过，但他后来也就习惯了，虽谈不上喜欢他，对这个英国人也还是以礼相待。

“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个生日，因为理查德在跳舞间隙把我领到外面清凉的月光中去，在繁星之下对我倾诉爱慕之情，向我求婚。没说的，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因为我已经太陶醉了，想不到父母亲会说什么。我心中除了理查德和他的爱情之外，什么也顾不上了。

“从此以后，我们就尽可能地多见面，但往往是秘密的。我们就这样度过了将近一年。后来有一天，在他安排的约会处，理查德失约没来。失望之余，我并没有大惊小怪，因为我俩中谁碰到形形色色的事，都可能使我们无法幽会。我想我们以后去范·伦斯堡家看望时，我就会明白理查德没能践约的原因，再安排以后的约会……

“所以当父亲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同开车去德里丰坦时，我高兴地答应了。但我们到了范·伦斯堡家以后，正当我们坐在屋前的门廊上喝咖啡时，却听说理查德已经很突兀地走掉了，回英国去了。他父亲死了，他是继承人，不得不回去料理遗产。”

四

“那天的事我记不分明了，只记得当时日光惨淡，田野也失去了美丽的丰采和欣欣向荣的印象，萧瑟凄凉得和冬天或旱魃为灾的时候一样。那天傍晚，在我和父亲动身回家之前，霍坦托特族的小牧童詹特杰递交我一封信， he 说是那位英国大爷留给我的。那可是我一生收到的唯一一封情书呀！但它却把我的忧伤一扫而光，使我的心情转入宁静，一种在当时就我来说几乎类似幸福的宁静。我知道理查德仍爱着我。不知怎的，有了这封信，我便觉得我们不可能真正分开，哪怕他到了英国，而我还留在南非农场上。这封信我至今还保存着，虽然我现在已是一



个年迈力衰的老婆子了，它仍旧能带给我希望和勇气。”

“斯蒂菲娜姑婆，那封信一定美妙极了。”我说。

老太太从她久远的爱之梦中醒了过来。“也许，”她说，带着一丝犹豫的神情，“也许，亲爱的，你可能想看看那封信吧？”

“我想看呀，斯蒂菲娜姑婆。”我轻声地说。

她霍地站起身，跑进屋里去，热切得像个小姑娘一样。她出来时递给我一封信。由于年月久，信已经褪色发黄了，信封边缘已经磨损，好像曾经被摩挲过很多回似的。但在启封时，我却发现封口还没拆开。

“拆开，拆开吧！”斯蒂菲娜声音哆嗦地说。

我撕开封口，读着信。

严格说来，它算不上一封情书，实际上只是几页极为详细的行动指示。信里叫“我的最亲爱的菲娜”该怎样摆脱她父亲的监视，黑夜从屋里逃出家门，在浅滩上詹特杰会牵着一匹马在那儿等候她，把她驮到史密斯多普，然后在那儿找理查德的“知心朋友亨利·威尔逊”，他会给她钱，给她作好安排，使她能跟着她的情人去开普敦，再从那儿前往英国。“亲爱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英国结婚了。可是我爱，如果你不能保证你能在一个陌生地方和我一道过日子，你就不必采取这个重大行动，因为我太爱你了，不能让你感觉丝毫不快。要是你没来！而我也没得着你的信，我就会知道，如果远离你挚爱的亲人和乡土，你是不会幸福的。可是，如果你能实践你对我的许诺，不过由于你生性持重而胆怯，以致不愿单身来英国的话，就来信给我，我就会设法回南非来迎接我的新娘的。”

我没再念下去了。

“可是菲娜姑婆，”我气喘咻咻地说，“为什么你？……为什么你？……”

老太太的身子由于她渴望知道信的内容而颤抖着，两眼凝视着我，脸庞由于热切的期待而泛出红晕，眼里也放射着晶莹的光芒。“亲爱的，大声念吧！”她说，“信里的一字一句，我都要听啊！当时我找不着可靠的人给我念……我年轻时，‘外国人’是被人深恶痛绝的……我找不着人给我念啊！”

“可是好姑婆啊，难道你一直不知道信里的事吗？”

老太太低头俯视着，像一个无心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怯生生的，不知怎样说才好。

“不知道，亲爱的，”她用低沉的声调说道，“你要知道，我没念过书呀！”



樱花静静如雨落，那被蹉跎了的爱情在这一刻再次清晰明确。

八重樱下

◇马 凌

那时候，1934年日本横滨的一所教会中学，老师叫他保罗，叫她苏娜娜。出了校门，同学们叫她小林加代，叫他大岛一兵。而他对她：“最好，你还是叫我郑左兵，那是我父亲给我取的名字。”加代黑色的凤眼一低，浓浓的睫毛拂过，哈哈腰郑重地说：

“哈依。”

两个人一前一后地结伴回家，左兵在前，加代在后。他高高瘦瘦的个子晃晃荡荡地走，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气质。她虽然穿着学校的制服，依然是微微地弓着背，像那个时代典型的日本少女，踩着小碎步。要过那道桥的时候，他会站定，扶她一把，两人并肩走上十几步，然后下了桥，再一前一后地走。互相不说话，然而走得安然。

市场附近的那条街。街角，一株很大的八重樱。枝丫重重叠叠的，平日不惹眼，一开起花来，满树的绯红竟热闹出万种风情。走到树下，他站一站，等她赶上来，二人客客气气地说：“沙扬那拉。”然后他向右拐，进入一条青石板巷，回家。她则继续往前走，二十几步远近就是她家的米店。女佣人迎上来接过她手中的书包，热情地向拉门里喊一声：“二小姐回来了！”

左兵家里迎接他的只有母亲。

左兵的父亲郑孝仁是在中国和日本两地经商的广东人。他在横滨开一间食杂店，专卖中国南货，生意很好，于是就在横滨买下了16岁的大岛由纪子作为外室。虽然谈不上感情，但由纪子日本式的温顺比起广东老家的两房妻妾要让人舒心得多，所以两人生活一直很平和。郑孝仁每年在日本住4个月，自从由纪子生下小左兵就住5个月。他在，由

